

《赫芬顿邮报》“死”于“传统媒体化”

媒体观察

■本报记者 陆益峰

美国《纽约时报》十年前曾刊登过一篇题为《美国报业的生与死》的文章，探讨当时的新媒体对报业的冲击。文章的配图漫画为一位金发女主角在质疑：纸媒的公信力是否徒有其表？这位金发女主角正是以博客自媒体平台《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为原型创作。

没料到十年后的2018年，《纽约时报》还活着，《赫芬顿邮报》却已经“死”了——1月18日，《赫芬顿邮报》宣布终止其开放的博客自媒体撰稿平台（投稿平台）的运行，转而推出两个由编辑主导的封闭内容产品取代。

UGC 模式的最佳代表

虽然拥有一个传统报纸的名称，但《赫芬顿邮报》从2005年开创起就是一个博客自媒体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表文章——没有任何报酬，但可以收获大量读者，满足许多人发表意见和想法的需求。这在当时只有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台和电台可以公开发表文章或观点的情况下，《赫芬顿邮报》的创建无疑是石破天惊。此外，《赫芬顿邮报》还注重“大V”队伍的培养，邀请美国的政治家、明星、科学家等，让他们撰写原创文章或评论。

正是凭借着这些UGC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赫芬顿邮报》得以快速崛起，并成为UGC模式的最佳代表。2006年，《赫芬顿邮报》获得软银500万美元的风投。通过这笔投资，《赫芬顿邮报》开始招聘记者，并建立一支多媒体团队。2008年的美国大选被称为新媒体时代下的首次总统选举，这更让《赫芬顿邮报》如鱼得水。在当年的大选中，《赫芬顿邮报》推出了“off the bus”项目，催生出“分布式新闻”，即充分发动读者，使他们参与到新闻的制作和报道中。这一做法不仅增强了网站的认知度，而且能充分降低成本，生产出高质量的新闻产品。据美国互联网统计公司comScore的数据显示，2008年《赫芬顿邮报》每月独立用户访问量就已经突破500万。

从流量平台沦为内容提供商

此后《赫芬顿邮报》一路高歌猛进：2011年的月独立用户访问量突



阿里安娜·赫芬顿在2014年达沃斯论坛上介绍处于巅峰的《赫芬顿邮报》，没想到4年后该网站就陷入绝境。视觉中国

破2500万，超过了《纽约时报》网站；2012年这一数据已上升至4500万，达到其历史峰值。在新闻内容生产方面，《赫芬顿邮报》凭借对美国退伍军人的报道于2012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成为第一家获此殊荣的美国网络媒体，被誉为最成功的“互联网报纸”。

在《赫芬顿邮报》走向巅峰的时候，作为一家新媒体，其做法却越来越“传统”。比如，招聘记者“梦之队”，在各地建立记者站等。尤其是2011年被美国在线（AOL）以3.15亿美元收购后，其扩张步伐越来越快。但与此同时，包括“脸书”在内的新一代社交网络快速崛起，逐渐成为整个互联网的流量入口。

而《赫芬顿邮报》也如同绝大多数传统媒体一样，从流量平台逐渐变成一个内容提供商，“传统媒体化”之后走下坡路就难以避免。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赫芬顿邮报》轻视对特朗普的报道，甚至把特朗普的新闻移至娱乐版，错失了一次“新闻盛宴”。从2008年大选的崛起到2016年选战报道的落

败，《赫芬顿邮报》完成了一个轮回，其创始人赫芬顿女士也于当年离职。

如今，《赫芬顿邮报》不仅关闭了属于其核心竞争力自媒体撰稿平台，还于去年裁掉了身价高昂的记者“梦之队”，包括为其赢得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大卫·伍德等。可以说，现在的《赫芬顿邮报》已经真正“死”了。

传统数字媒体日子不好过

其实，除《赫芬顿邮报》外，美国其他数字媒体的日子都不好过。比如，创建于2006年的著名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其估值一度高达15亿美元，也于去年11月宣布裁员100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BuzzFeed去年的营收有可能比预期低20%，这将导致其推迟上市。另一个创立于2007年的知名科技商业网站Business Insider，虽然在专业报道方面十分出色，但营收也不理想。根据其母公司德国出版商施普林格的财报显示，Business Insider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赫芬顿邮报》之“死”，Buzzfeed和

Business Insider遭遇的困境，让一些人惊呼，美国的传统数字媒体是否正在集体崩盘？究其背后原因，一是传统数字媒体的内容分发过于依赖“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络的流量，导致其广告收入流失。据统计，BuzzFeed有75%的内容都发布在其他平台而非自家网站。与此同时，皮尤调查发现，美国数字广告总额中的65%被五家科技公司所垄断，包括谷歌、“脸书”、“推特”等。另据Zenithmedia发布的《全球媒体公司30强》报告显示，2016年谷歌的广告收入为794亿美元，“脸书”则为269亿美元。这也意味着网络巨头们几乎把数字广告市场的“肉和汤”都吃光，其他媒体连“汤”都喝不着。

与此同时，新闻内容的生产需要付出高昂成本。对传统数字媒体来说，无偿让受众撰写高质量内容的模式不可能持续，《赫芬顿邮报》已证明了这一点；而要雇佣自己的记者队伍，在广告收入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也越来越难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数字媒体的“崩盘”或许难以避免。

土耳其军队越境打击美在叙盟友“人民保护部队”土“敲山震虎”意在摆脱西方束缚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21日宣布，土耳其军队当天上午已越过叙利亚边境，在叙北部阿夫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有意在该地区建立纵深30公里的安全区，阻隔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本国库尔德分裂势力之间的串联。

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在叙境内采取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有“敲山震虎”的意味，既打击叙北库尔德武装，遏制分裂势力，又反制库尔德武装背后的支持者美国。

进行了数月的军事准备

叙利亚持续动乱的局面下，土耳其早就提出在土叙边界建立纵深30公里安全区，防止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区库尔德武装力量渗透，影响土耳其。虽然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土耳其并不愿放弃这个计划。

据报道，土耳其为这次代号为“橄榄枝行动”的军事行动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准备。在空军和炮兵部队支援下，预先在土叙边界北侧集结的叙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的1万多名武装人员首先对阿夫林发动攻击。土耳其军队随后进入该地区。

阿夫林位于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紧邻土耳其边界，由叙反政府武装“叙利亚民主军”的主要派别“人民保护部队”控制，当地居民也以库尔德人为主，却是悬置于“叙利亚民主军”在叙东北部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外的一块飞地。

2012年，即叙利亚陷入内乱的第二年，叙政府军为收缩兵力以保护首都大马士革和其他重要城市，从阿夫林撤军。该地区随即落入“人民保护部队”之手。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崛起之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大力扶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库尔德分离组织一些人员也趁机进入叙利亚境内加入当地库尔德武装，企图通过分裂叙利亚达到“曲线建国”的目的。

库尔德问题成土耳其软肋

本月14日，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宣布，正在和“叙利亚民主军”共同组建一支新的民兵武装，以维护叙边境地区安全。就在同一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将在“数天内”在阿夫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叙境内“恐怖组织”。

美土两国几乎同时宣布上述消息，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更凸显出两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不同利益考量。美国希望通过在叙东北部建立所谓“边境安全部队”，一方面维持其在叙利亚的长期军

德国社民党党代会同意与联盟党开展谈判

默克尔组阁努力终获突破

德国议会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社民党）21日在波恩召开特别党代会，同意与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开展正式组阁谈判。媒体解读，同意谈判基本意味着两党已谈妥主要条件，有望组成“不左不右”的联合政府，解除德国政坛剧震风险。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欧洲民粹主义兴起，中左与中右政治势力同时受到冲击，迫使原本不愿妥协的社民党低头。两党开展结盟谈判，对处于多事之秋的欧洲而言，是个有利稳定的好消息。

在当天的党代会上，642名党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对社民党是否与联盟党进行组阁谈判举手表决，362名代表支持，占总数的56.4%；279名代表反对，1名代表弃权。随后，默克尔在柏林说：“通往组阁谈判的道路已经扫清。”她呼吁双方在下旬中旬之前完成组阁谈判。双方有望又一次组建联合政府。

社民党主席马丁·舒尔茨表示，双方谈判结束后，社民党将把联盟协议交由该党大约45万党员表决。媒体预计，双方可能四五月份才能完成组阁，舒尔茨有望成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

尽管只是启动谈判，但欧洲各界普遍松了一口气。欧洲议会议长塔亚尼在社交媒体上说：“这对欧洲的稳定而言是个好消息。欧洲要推动改革，为民众的问题提供答案，德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默克尔也表示，两党结盟谈判中最重要的就是为德国组建一个稳定政府，处理未来挑战，寻求应对办法。

默克尔执政期间，联盟党与社民党曾两次组成联合政府。但社民党在去年

事存在，另一方面则要在库尔德问题上牵制土耳其，防止土耳其在努力实现地区大国抱负的过程中与西方国家分道扬镳。

长期以来，库尔德问题一直是土耳其的一个软肋，也是西方国家拴住土耳其的一条绳索。虽然土耳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军事力量等方面在中东地区相当亮眼，但库尔德问题一直是威胁土国内安全与稳定的严重问题。

西方国家在利用库尔德问题对付土耳其方面可谓得心应手。一方面，西方国家以在约库框架内保障土耳其安全、考虑让土耳其加入欧盟等“口惠”，让土耳其为西方利益服务；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又长期向被土政府通缉的库尔德分离组织头目提供庇护，对土耳其频繁遭受恐怖袭击态度冷漠，还对土政府打击库尔德分离势力的行动说三道四，使得土耳其在处理库尔德问题时束手束脚。

一次变被动为主动之举

埃尔多安当政以来，为实现土耳其的中东大国抱负、让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了巨大努力。

土政府深知，土耳其要想实现完全独立自主，就必须摆脱西方国家在库尔德问题上对土耳其的束缚。为此，土耳其必须变被动为主动，让西方国家在库尔德问题上失去着力点。

因此，尽管美国宣布要在叙东北部建立所谓“边境安全部队”，相当于公开宣示要把当地库尔德武装置于美国保护之下，但是土耳其依然如期发动“橄榄枝行动”。如果这次军事行动进展顺利，那么土耳其就将单方面启动在叙境内建立安全区的计划。

实际上，土耳其争取实现大国抱负的措施绝非仅此而已。为改变土耳其在中东的孤立状况、改善同周边国家关系，土政府多年前就推出了“零问题”外交政策；为改善同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关系，土耳其政府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建国主张，并为此不惜牺牲与以色列的关系；为在俄美之间实现平衡，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展开合作，并打破常规斥巨资购买俄罗斯武器。

在去年6月发生卡塔尔断交风波之后，埃尔多安亲自出马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斡旋，以争取阿拉伯民众对土耳其的好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土耳其召集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特别首脑会议反制美国决定，增强土耳其在中东事务上的影响力。

新华社记者 邵杰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智库观点

■埃曼努埃尔·默隆-德汝尔（欧洲布鲁盖尔研究所）

分析法国过去的重大协议可以得出三点：一，1945年以来欧洲格局变化诸多，但德法协议仍是欧盟政策转变的必要条件。二，法德过去达成的协议通常是不完整的或片面的，不是真正的妥协。三，这些协议不仅涉及巴黎和柏林，还包括许多其他欧盟国家。欧元区或欧盟27国的未来不能也不该只依靠法德两国。

战后欧洲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法德二国的和解是重中之重。法国和德国长期以来对欧盟/欧元区应如何运作持不同意见，调和这些意见肯定能够使得欧盟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财政问题将是欧盟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欧元区体系结构还缺少一个关键因素，即建立银行业联盟——关于欧洲存款保险计划的讨论十分关键。另一个分歧领域在改进欧元区层面的稳定机制方面——此方面欧洲失业保险制度值得重视。上述两种情况都意味着资金转移，尚无法确定德国新政府是否会同意这一点。法德只有克服它们在中央财

政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才能继续代表和领导欧洲。

过去法德的协议似乎都表现为妥协的形式，但事实远非如此。与此相反，通常是两国中的某个牵头，然后达成一个更符合其本国利益的最终协议，比如舒曼计划和欧洲货币体系。我们已经指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内容是建立单一货币。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法德协议，反映了法德在单一货币区运作上的分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旦欧元区出现困难，巴黎和柏林之间的根本分歧就开始显现了。

以对过去的理想化看法为基础关注法德两国，容易导致对法德关系的过高期望。这是法德关系过去十年中未能实现进步的一个突出问题。惨败结果与雄心壮志之间的差距导致了对欧洲项目的不满和幻灭。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的雄心勃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二十多年来，人们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未能创建完整货币联盟的不满，破坏了法德双方原本可以获得的信誉。

我们应该承认：尽管我们欢迎法德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以及两国在重塑欧盟或欧元区上达成可能的妥协，但这并不是什么魔术，不能解决所有欧洲的问题。法德两国政府可以通过搁置一些多余的仪式性工程来提高双方密切合作的

效率和影响力。行动要谨慎稳健：培养法德在欧洲的核心地位，但承认法德协议并不等同于所有欧洲问题的解决。

依靠法德双方作为欧盟一体化的“引擎”导致所有其他欧盟成员国都处于边缘地位。二战刚结束时，这种边缘化是有益的。由于冲突的根源是法德，法德和解是大陆和平的必要前提。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当时只有六到九个成员，两个主要成员国达成协议显然加速了欧洲的合作进程。而这在现在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显然是行不通的。

其他欧盟国家在过去法德的一些重大协议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推进欧洲经济共同体进程中尤为明显。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初，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卢森堡人皮埃尔·沃纳领导下的组织起草并推动了法德和解的《维尔的报告》，它是欧洲货币联盟的第一份草案。20世纪7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汇率协调争论不断时，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政府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在欧洲货币体系创立之前就提出了改革建议。爱尔兰和意大利以及英国都推动了1975年欧洲区域发展基金会的成立。尽管英国即将脱欧，但它曾在法德之行乃至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英国政府曾在欧洲货币体系谈判中完全

支持比利时政府，同时大力支持在1980年代完成建立单一市场这一主张。

由此可见，过度关注法德关系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引擎，导致过去60年来各种协议的复杂性被严重忽视了。

但是法德关系在未来依旧是很重要的。这之中有历史的根源：两国和解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中心；也有政治的原因：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许多障碍都源于法德意见分歧。但两国政府都应在欧盟框架内建立它们的优先伙伴关系。不管两国地位有多高，都不能单方面为27个国家做决定。法德两国政府不该只关注双方的提案，而应该在双边关系乃至欧洲理事会内部对欧盟其他国家也开放讨论。

最后必须提到，依靠法德两国达成泛欧盟的解决方案削弱了欧盟的民主性，导致降低最终协议的合法性，乃至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对“柏林和巴黎”政策偏好的批判。将其他欧洲国家囊括在内的决策方式有助于消除这种批判，并有助于推进欧洲决策进程。法德曾是20世纪任何协议的基石。在21世纪，改善欧盟或欧元区功能的基础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法德两国，更不会是单独的德国。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韩逸轩、罗梦瑀、李舒越、傅舒婷编译）

美私企“火箭实验室”首次成功发射卫星

未来主要发射小型卫星，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错位竞争

新华社洛杉矶1月21日电（记者郭爽）美国从事商业航天的私营企业“火箭实验室”21日宣布，该公司当天从新西兰发射一枚搭载三颗小卫星的“电子”火箭，这是该型火箭首次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火箭实验室发布公报说，此次发射的“电子”火箭又被命名为“仍在测试”，它于当地时间21日14时43分从新西兰马希亚半岛发射升空。43分31秒后，火箭二级成功分离，三颗小卫星顺利入轨。

在三颗小卫星中，有两颗是美国斯派尔公司制造及运营的“狐猴-2”气象

卫星，另一颗为美国星球公司研制的地球成像卫星。

火箭实验室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彼得·贝克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发射是该公司“进入商业运营的重要一步”。

这是“电子”火箭第二次发射。2017年5月25日，一枚被命名为“这是一次测试”的“电子”火箭从新西兰马希亚半岛试射，但火箭升空后并未进入预定轨道。

与埃隆·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相似，火箭实验室也希望能降低人类进入太空的成本。这家总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公司成立于2006年，在新西

兰设有全资子公司。

有所不同的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主要研发可重复使用的大型火箭，而火箭实验室主要发展小型火箭，旨在满足客户发射小型卫星的需求。“电子”火箭长17米，直径1.2米，重10.5吨，最高载荷为225公斤，比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载荷高达20多吨的“猎鹰9”火箭小得多。

未来几周，火箭实验室将分析此次发射数据，为计划今年上半年进行的下次发射做准备。该公司称，目前有5枚“电子”火箭处于生产中，全面投入运营后每年可为政府和商业客户执行超过50次发射任务，最高可达120次。

上海国华酒业高价征集老茅台酒

高价收购老茅台酒、各种纪念生肖茅台《马、羊、猴、鸡》等纪念茅台酒，五粮液等各地名酒，上海熊猫酒、洋酒、骨酒、安宫牛黄丸、老阿胶，古玩字画等。

卖酒请找上海国华，专业征集名酒，可靠、放心、诚信。【收购时间:1月23-31日】

2017-2009年整箱茅台	1500-2900元/瓶	1989-1986年黄瓶茅台	1.9万-2.2万元/瓶
2008-2000年整箱茅台	3000-6300元/瓶	1985-1980年黄瓶茅台	2.3万-3.5万元/瓶
1999-1996年整箱茅台	6500-9500元/瓶	1979-1973年黄瓶茅台	3.6万-9万元/瓶
1995-1990年整箱茅台	1.1万-1.8万元/瓶	1972-1950年黄瓶茅台	10万-90万元/瓶

朱老师：
13681772699
13681693688

地址：杨浦区锦西路89号（国华名酒收藏馆）
地铁：8号线鞍山新村站1号出口、10号线同济大学。

地址：静安区延安中路1111号延安饭店(二楼216室)
上海国华酒业有限公司 广告
地铁：2、7号线静安寺9号出口。公交：45、327、328、824、830、927路(华山路延安中路站)。